

微型小说 超人气读本
——打工篇——

微型小说选刊 杂志社 选编

一条鱼的狂奔



Yi Tiao Yu De
Kuangben

他开始了无声的狂奔，泪洒成河。

他感到安静和幸福。

他感觉自己就像一条鱼，

在炙热的陆地上不停地奔跑。

他不能停下，他需要汗水和眼泪的濡染。



百花洲文艺出版社

微型小说超人气读本
——打工篇——

一条鱼的狂奔

比 T

ben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一条鱼的狂奔/微型小说选刊杂志社选编.—南昌:
百花洲文艺出版社, 2009.6
(微型小说超人气读本)
ISBN 978-7-80742-632-5

I.一… II.微… III.小小小说-作品集-中国-当代
IV.I247.8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09)第096362号

一条鱼的狂奔

出 版 人	姜钦云
统 筹	姚雪雪
责任编辑	陈永林
美术编辑	方 云
出版发行	百花洲文艺出版社
社 址	南昌市阳明路310号
邮 编	330008
经 销	全国新华书店
印 刷	江西华奥印务有限责任公司(电话 0791-8368111)
开 本	889mm×1194mm 1/32 印张 6.5
版 次	2009年6月第1版 2009年6月第1次印刷
字 数	160千字
书 号	ISBN 978-7-80742-632-5
定 价	9.00 元

(版权所有, 盗版必究)

邮购联系 0791-6894736 邮编 330008

网 址 <http://www.bhzwyy.com>

图书若有印装错误, 影响阅读, 可向承印厂联系调换。

目 录

苏保安的错误	李培俊	001
附言：我爱你	无字仓颉	004
李小多的幸福生活	龚宝珠	007
我真不晓得哪个是好人	王琼华	011
没有不重要的人	苗向东	015
开往春天的地铁	王 猛	018

这是什么蛋	尹全生	022
蕙妹应聘	王振昌	026
中秋回家	崔 立	029
打工者说	刘一红	033
因为你瘦得像条狗	秦德龙	036
丹 菊	孙方友	040

伏 击	傅昌尧	043
宝宝霜	曾 颖	046
爱情的滋味	乔 迁	050
唱着歌儿打倒一切	李新勇	053
叔父的酒店	李雪峰	056
偷 酒	曾 颖	059

丈夫来采访	周应合	062
一条鱼的狂奔	周海亮	065
握握你的手	苏三皮	068
房 客	雪小禅	071
关于一起厕所打人事件的跟踪报道	胡 炎	074
红裙子	闫耀明	076

下一个绑匪	童树梅	079
辞职“演习”	有 桥	082
马义的自行车	李 振	085
刷 墙	曾 平	089
讨工钱	甘桂芬	092
高叫你的名字	刘建超	096
租赁爸爸	秦德龙	100
良心是肉做的	朱胜喜	104
你那边什么声音	肖 潇	106
暖 冬	崔 立	110
发薪日	姚 讲	113
我们不是小偷	朱先贵	117
发财有术	杨 建	121
“有钱人”	星 竹	124
找个地方完婚	陈凤群	127
农民工的合同	王祥英	131
打工的憨宝	王奎山	134
她在冲我笑呢	曾 颖	137
理发的民工	于公乐	140
打给母亲的电话	李雪峰	142
雪中祝福	聂兰锋	145
那年冬天好大雪	连俊超	149
民工洗澡	曾 颖	152
改变人生的一碗米粉	罗文海	154

幸福倒计时	李世民	157
打 工	卢仁强	161
无计可逃	王卫斌	166
打的就是你	李 全	169
毛坯房	陈绍龙	172
跟着杂志去打工	刘怀远	175
乡下人与城里人	石庆滨	178
把匕首藏在哪里	行者向东	182
陪着贵客过大年	赵守玉	186
我的夜生活	王 巍	190
寻找民工老海	宾 炜	194
暗 劲	李 全	197

苏保安的错误

—— 李培俊 ——

苏保安的错误发生在下午五点半，职工正下班的时候。

那个女人远远地向大门走来。那个女人一出现，苏保安就注意到她了，这是个很好看但也显得很憔悴的女人，眉眼和脸型透着她这个年龄的成熟和干练，也有着做了一天工的疲惫和乏累。女人的工装还穿在身上，显得十分臃肿和笨拙。

女人从门卫室窗口经过的时候，苏保安看到，女人眼里掠过一丝隐隐的慌乱和不安，还有不太自然的微笑，那微笑很僵硬，像戴着一副做工粗糙的面具。苏保安还看到，女人走过时，夹紧了右侧的肩膀。

苏保安只知道女人姓杜，具体名字说不清楚，是成衣车间的一名职工。当姓杜的女工就要走出大门的那一刹那，苏保安从坐着的凳子上站了起来，走出门卫室的门。他这时应该说声“你站住”的，但他没有说，就让她那么过去了。苏保安知道，女人的腋下是一件质地柔软的连衣裙，是最近公司新加工的童装。苏保安也知道，这是偷盗行为，而保护公司的财产、制止偷盗是保安的基本职责。

正在苏保安这么想着犹豫着的时候，女人已经走出大门，拐进

了一条狭窄的小巷。苏保安想了想，算了，全当我没有看到吧。

可苏保安明明看到了，女人就从他的眼皮底下过去了。作为保安，这是不应该的。

第二天上午九点，经理把苏保安叫到了经理室，经理的板台一角放着那件童装连衣裙，用一薄膜袋子装着，有几朵绣花从袋子里透了出来，蓝蓝的，煞是好看。

经理说，你们保安是干什么吃的？这件衣服是昨天下午从公司拿出去的，从你们眼皮底下拿出去的！今天早上又还了回来。

苏保安说，我知道。

你知道？经理十分惊讶，也很愤怒。这么说，你是有意放她出去的？

是的。苏保安点点头，又说了一声，是的。经理，咱不说这件衣服的事，咱说些别的好吗？

没等经理接话，苏保安说，就在昨天下午，我去了一名职工的家，正要敲门时，听到母亲对女儿说：孩子，今天晚上不是要去看望姥姥吗？我们不能穿得太寒酸，那样，姥姥会伤心的。这不，我给你借了一件连衣裙，你只能穿一个晚上，明天就要还给人家。

女儿很乖地说，可以。

母亲又说，等这月发了工资，妈妈给你买一件。

女儿说，我不要，只穿今天一晚上就够了，省下钱好为我爸治病。

母亲哭了，抱着女儿，眼泪一汪一汪地濡湿在女儿的脸上。

进去以后我才知道。女工的丈夫半年前遭遇车祸。几乎成了

植物人，她花光了家里所有的积蓄，还欠下一屁股债。她每月的工资，除了留下100元作为母女的生活费用，其余的全部为丈夫治病，也就没钱为女儿买衣服了。说到这里，苏保安突然问经理，这件衣服的出厂价是多少？

经理说，30元。你问这个干什么？

苏保安哭了，他说，30元她都掏不起呀。我没想到她会还回来……这件衣服的钱我掏了。

经理问，这个女工是谁？

我不能告诉你。真的，我不能告诉你，我知道那将意味着什么。

经理说，你必须说！

我不说！苏保安说得很坚决，我情愿自己下岗。

经理低头在一张便笺上写下几行字，然后对苏保安说，你明天不用到门卫室上班了。

苏保安说，可以，但你也不要再追查衣服的事了，好吗？

苏保安说罢扭头要走，经理唤住了他。

苏保安问，还有事吗？

有。经理的眼睛也有些发红，他把刚刚写好的那张便笺连同连衣裙递给苏保安，说，请你到财务科支取1000元现金，和这件衣服一起送给那名女工，就说是公司的一点心意。还有，你今天就到工会报到，把这一块儿的工作好好抓抓。

附言: 我爱你

—— 无字仓颉 ——

中午这段时间客户少，我正专注于手机游戏，有个声音在耳边小心地响起：“同志，寄钱。”抬头一看，一个三十岁左右的男人站在柜台边。男人穿一身印有“大鹏装饰”字样的天蓝色制服，手里捏着一叠百元钞票，冲我羞涩地一笑。

我扯了张单子给他，他拿起柜台上带绳子的笔，迅速写起来。不一会儿写好了，递给我。字迹让人意外的工整，一笔一画认真得像小学生。我冲他一笑，往电脑上飞快地录起来：收款人，大丘乡田洼村李素红。边打字边念出声，他在旁边连连称是。地址核对无误了，下面还差一栏：附言。

我说：“附言写什么？”

他像是一下子没听懂：“附言？”

“就是给收款人的简单留言，相当于短信。”我向他解释，同时想到了我给男友发的手机“短信”，心里一笑。

“哦……”他这下明白了，但一时又拿不准写什么，大概来时没这个思想准备。

看到他的窘态，我忍不住偷乐，一个大老爷们儿，也会脸红，

也会没话。我男友可不是这样，贫起嘴皮子来比女人还碎。

他嗫嚅了半天，还是没有蹦出内容来。我提示他：“就是你对收款人最想说的话。”

他似有所动，又像是缺少点勇气，终于拿定主意了，说：“问咱爸咱妈好！”我撇撇嘴，觉得有些太平太泛了些。正要录上，旁边手机滴滴响了，我停下来先照顾手机。是男友的短信，只有三个字：我爱你。我“呲”了一声，不以为然——跟这民工兄弟一样没创意！

放下手机，一个荒诞大胆的念头突然在我脑子里产生了。我忍住笑，得意地对那男人说：“要不，在前面加几个字吧？”男人惶恐地说：“您看可以就加。”我在电脑上写好了，侧过身让他近前看，他一看，马上抿起嘴，难为情地笑了。我写的是：我爱你，问咱爸咱妈好！

见他没有反对，我就照这个确认了。办好一切手续，男人一脸甜蜜地走了。

此后每个月底前后，总能见到男人来汇款，每次都是400元。我照例玩笑般地在附言里加上那三个字。有时候是：“我爱你，孩子学习掉队没有？给他换个新书包吧。”有时候是：“我爱你，娘的气喘病好些没有？药不能断顿。”还有：“我爱你，咱家的猪下崽了没？”

我把这些当笑话讲给男友听，他咬着我的鼻子说欺负人家农民兄弟干吗啊。我“啪”地打开他：“人家那三个字比你的有分量！”

一晃大半年过去了。又一个月末的中午，男人来了。神色不大对

劲儿，绷着脸，没有了快乐的憨笑。钱丢了？

我注意到，收款人也变了，成了“韩昌桂”，后面带一“转”字。我一字一对地录完，小心地问他：“附言写什么？”他沉吟了一下，说：“钱娘收好。”打字时，我又习惯性地打上了“我爱你”，连忙摁删除。他眼尖：“别消，留着！”我诧异地看他一眼，用眼神征询落实。他肯定地点点头。录完附言，正要保存，他突然问道：“留言最多能写几个字？”

“30个。”

“您稍等一下。”

他在一张废单上匆匆写起来，边写边数。写完递给我，上面写着：“娘，不怨素红，怨就怨咱家穷，别让哥跟东凡家闹。过年我不回了，加班工资高。”我一数刚好30个字，原来拟好的只能作废了。打完30个字用不了15秒钟，我却写得很慢，一字一顿。隐约希望有什么改变。就在我快绝望的时候，他开口了：“等等……”

我心里跳了跳，扭头故作平静：“怎么？”

他说：“最后一句改了，改成‘过年放假我就回家，我爱你’。”11个字，不多不少！

我眼眶一下子湿了。

他不会知道，我那天天把这三个字挂嘴边的男友，昨天刚刚离开了我。

我们一样，永远离不开的，是家，和里面那个叫娘的人。

李小多的幸福生活

—— 龚宝珠 ——

李小多的幸福生活是从那顿年夜饭开始的。

那个年底，李小多只拿到很少的工钱。工程结束后，黑心的工头拍拍屁股，一个响屁也没放，溜了。

工地待不住了，身无分文的李小多流浪在除夕夜的街头。城市的街灯把李小多的身影扯得很单薄。饥寒交迫的李小多产生了一个不简单的念头：打劫。打劫的目的比较简单：抢点吃的填饱肚皮，抢点钱做路费回家过年。

李小多选择了女人的小店作为目标。

可是，李小多失败了。女人察觉到李小多凶狠的眼神中夹杂着惶急和无奈。善良的女人收留了他。女人给了他丰盛的酒菜。女人带着六岁的女儿住了旅馆，把唯一的小店留给了落魄的李小多。

李小多犯罪的冲动被女人的善良及时地扼杀了。李小多感谢女人，他要报答女人。李小多娶了这个大他三岁的的女人，有了自己的家。

李小多的想法很简单，“老婆孩子热炕头”就可以了。

女人的想法也很简单。女人对李小多说，只要咱们在一起好好

过就行。

李小多捧着女人的脸，眼里闪动着幸福和满足。李小多知道女人受过伤害——女人的前夫移情别恋，抛弃了她们母女。李小多对女人说，你救了我，我要让你和女儿过得幸福。

李小多对幸福的理解也很简单：让女人过上好日子。条件成熟的话，再和女人要一个孩子。以前，在这个城市，李小多没有亲人。而现在，李小多有了一个善良的女人，有了一个管他叫“叔叔”的女儿。

对于女儿的称呼，李小多不介意，丝毫都不介意。这个家让李小多感到很温暖。李小多的父母去世得早，他唯一的亲人就是老家的叔。

叔待他刻薄。

没成家的时候，李小多每逢春节都回老家过年。

叔总是把李小多的行李和口袋搜刮得净光。钱整理好后，叔拿一个塑料袋装好，用皮筋扎好口，锁在一个小铁匣子里。叔的脸色取决于钱的数目：钱多的时候眯着眼慢慢点，钱少的时候两手简单一搓——挣这点钱还好意思回家。

叔还见不得李小多吃闲饭，过了初五，叔就催李小多出去打工。李小多收拾好破烂的行李和简单的路费，踏着晨曦就上路了。

李小多的脚步总是及时地唤醒这座沉睡的城市。李小多像在城市行走的游击队员，从一个工地辗转到另一个工地。李小多的生活比较简单：早上馍菜汤，中午菜馍汤，晚上汤馍菜。李小多想法也很简单：干活挣钱，过年回家交给叔。

三个年头过去了，李小多没有再回老家。叔的形象已模糊不清，逐渐淡化在李小多的记忆深处。有时，李小多抱着一岁的儿子逗乐，偶尔也会想起这个小老头。

李小多屈指一算，前前后后交给叔的钱也有三万多块。李小多不想再要了，毕竟叔养了自己十几年，不容易。有时李小多和女人谈起此事，女人的态度也很明确。女人说，钱坚决不能要。过几年日子好了，回老家看叔。

自从儿子出生后，李小多感觉压力挺大。女儿上学，儿子每月的奶粉，一家的生活开销。这些都是实打实的，都是需要钱的。小店的生意也不景气，李小多又去了工地。李小多甩开膀子，撅着屁股在工地的钢筋水泥中爬行，影子一般贴在高楼的脚手架上。尽管如此，李小多还是只能维持一家人简单的生活。

李小多经常对着高楼大厦里冒出来的万家灯火，痴痴地想攥紧未来的踪迹。李小多感觉自己就像影子一样，永远融入不进城市的躯体。这种感觉让李小多很沮丧。

沮丧的李小多还常常被电视里的新闻所困扰，在城市里越来越没方向的李小多被搅得乱了分寸。电视里经常报道关于新农村建设的新闻：农民种地补贴了，路修通了，公交车到村了，农村合作医疗了……

前段时间，李小多害了一场病，光挂吊针带给药地折腾了好几天，三百多块没有了。李小多的心扎得生疼。

在经过一番对比再对比，考证再考证的思想斗争后，李小多跟女人商量着回老家的事。女人就说了三个字：听你的。女人卖了小店。

腊月二十九，李小多带着女人和两个孩子回了老家。

家乡的变化让李小多不停地叹气：这几年在外算白混了。一排排崭新的平房刺得李小多的眼睛发酸，有的甚至盖起了两层小楼。李小多眯着眼，蜷缩在夕阳的余晖中。

叔家的门楼很气派，叔的精神也好得出奇。叔说，小多，你终于回家了。

李小多能敏锐地感觉到叔的情绪很激动，叔的眼角随时会弹出几滴眼泪。李小多不声不响地吃着饭，叔全家的热情让他有点惶恐和莫名的自卑。

吃完饭，叔拉着李小多进了里屋。叔拿出钥匙小心地打开了一个铁匣子，取出一个塑料袋，把扎口的皮筋去掉。叔说，这是四万块钱，是你前些年打工的钱和银行的利息，不够的我给你补上了。

李小多愣住了。

这钱本来我打算一直存着，等你回来娶媳妇时盖房子用。前些年我怕你在外面胡来，一直没和你说。

叔说，你成家我就放心了，拿上这钱先安定下来，村里的宅基地也一直给你留着。

李小多的喉结蠕动了一下，鼻子一酸，久违的温暖涌了上来。

门外，噼里啪啦的鞭炮声响了起来——过年了。

李小多知道，他的幸福终于着陆了。

我真不晓得哪个是好人

—— 王琼华 ——

我好不容易挤到了列车第十二节的门前。这回家过年的人真多！乘务员一看我的票，嚷道：“错啦错啦，不是这趟车。”我把票衔在嘴皮间，双手刚护在左胸上，便往后拱拱。我想用屁股拱出一条退路来。但我马上晓得，自己就是有九头水牛犊的力气也没法推退后面的人群。扶在门梯上的一个胖警察看了，忙朝我叫一声：“还不上来？”还没容我回话，他便像老鹰叼小鸡一样把我扯上了火车。

还好，听胖警察说这火车也经停老家县城，我才大喘一口气。胖警察突然回过头问我：“你是民工？”

我嗯了一声。

“那你的包裹呢？还在候车室吗？”

“要真是背上大包裹，那还不晓得今天上不上得车啦。反正过完年还要回来上班。再说家里也不是等包裹回去过年，还是指望我带回——”

后面还有半句话，我把它吞了回去。我差点抬手抽自己一个耳光。看看周围，除了好多双眼睛盯着自己，还有一双双耳朵听自己说话呢！我没抽自己的耳光，因为自己双手忽地又把左胸抱紧了。